

禾林小说



HARLEQUIN®

金融界女杰的浪漫恋情
国际洗钱案的神秘追踪



非常 夏日

Just For The Summer

[美] 劳拉·范·沃姆 著

Laura Van Wormer

刘大勇 高倩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禾林小说



HARLEQUIN®

[美] 劳拉·范·沃姆 著

刘大勇 高倩 译



988538

非常 夏日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夏日/[美]沃姆著;刘大勇,高倩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1

(禾林浪漫小说)

ISBN 7-5313-2279-X

I.非… II.①沃…②刘…③高…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4010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70 千字 印张:13 插页:4
印数:1—15,000 册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邵 丹
封面设计:王复冈

责任校对:周 文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279-X/I·1978 定价:23.00 元

飘洋过海来看你

飘浮的白云赐我以纯洁，火红的枫叶染我以激情；轻柔的晨雾饰我以神秘的面纱，闪烁的繁星缀我以浪漫的环珮。在这秋末初冬的日子里，我，第五套禾林小说，飘洋过海来看你，只为，给你的绮思增一分奇幻，为你的遐想添一缕浪漫。

海之滨，有伊人独立，好莱坞的上流社会圈中，有她甜甜的笑靥。扑朔迷离的国际洗钱案里，有她追踪的身影。温馨与惊险交织，一个难忘的《非常夏日》。继《脱口秀》之后的又一部悬念浪漫小说，不可不读。

前世——无可奈何花落去；今生——似曾相识燕归来。《前世未了情》，穿时空越生死的恋情，喜悦中掺杂着悲情！

婚礼当天，新娘仓皇出逃，拼命掩饰，新郎紧追不舍，竭力探究，都是为了深藏在她心底的《海棠花的阴影》。

三年苦苦的守候，他终于等到了《天使归来》！如何才能让天使为他驻足，可是让他煞费苦心！

他仅以一吻就赢得了佳人的芳心，只是，他究竟是谁？是复仇的撒旦还是梦中的情人？看看《猎吻》便知分晓！

怀着深情与爱意，我翩然而至，悄悄展示着大海彼岸的青山绿水，娓娓述说着地球那端的风花雪月……

目 录

1/序幕激流勇退

9/第 1 章一见钟情

107/第 2 章秘密档案

223/第 3 章人面兽心

297/第 4 章九死一生

365/第 5 章真相大白

407/尾声各得其所

序幕●激流勇退

“你感到难过？”合伙人希拉高声对部门秘书说，“你该发火才是！我们培养了玛丽，教会了她一切，可她竟说走就要走！”

办公聚会一下子静下来，人们把头转向了希拉。

希拉在公司已三十四年，她一直认为涉足商界的现代年轻女性完全不值一提。多年来，玛丽在她心目中实属例外，但自从她提出辞职，便马上也被归入了不值一提的行列。

只有三十五岁的“高级”合伙人哈罗德此时清清嗓子站出来。“我想这也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

人们纷纷低声表示赞同。

玛丽注意到，公司里的那位心灵感应专家此刻正坐在角落里望着她。有人出了个很不错的主意，请他给她算算命，作为送给她的赠别礼物。

“玛丽·斯科特为凯拉赫公司工作了十几年，”哈罗德开口说道，“那时，她白天在公司工作，晚上去学校上课并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商务管理硕士学位。”他笑了笑。“大家最近也许听到了一些抱怨，但事实正相反——”说到这儿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希拉一眼。“玛丽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最近八年来，她为公司赚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当她还是个学员时，就说服我们投资一家寻呼公司，那家公司大家都知道并

非常夏日

且喜欢。她在公司的每一年都为我们赢得了大把的钞票。我要为这些年不断增加的年终奖金向她表示感谢。”

屋子里响起了掌声。

“实际上，”哈罗德接着说，“玛丽仅在本季度就从新的业务中为公司赢得了一千八百万美元！”

“我的奖金归你了，哈罗德。”玛丽端起酒杯啜饮了一口，引起大家一阵笑声。

哈罗德也哈哈大笑，接着说：“虽然我们不愿意看到她离开，但谁都不会因为她曾是我们中的一员而后悔。”

“那只是因为玛丽并不是去投靠我们的竞争对手，”罗杰的大嗓门儿从人群后面响起来，他边说边挤到前面，“如果她从不从我们这一行彻底消失，就只能想办法把她干掉了。”

屋内哄堂大笑。但这话丝毫也不过分，以三十二岁的年龄从投资银行退休与一般的跳槽完全是两码事。

“可我还是要说你这个人有点古怪，玛丽，”一名销售人员嚷道，“你已经是合伙人了，傻瓜，你挣的每一分钱都有自己一份儿！”

等笑声落下，希拉哼了一声：“她几乎是空手离开。”

那位部门秘书仍显得有点沮丧。“玛丽要去享受生活，”她说，“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如此恼火，特拉普林格先生也是这样做的。”

“特拉普林格先生已经四十六岁了，他有老婆孩子，而且是去竞选家乡的市长宝座，”希拉冲她说道，“可玛丽并没有什么家累，而且她对自己的未来也没有任何打算。”

“只能说还没有可供大家讨论的打算。”玛丽底气不太足地说道。不过希拉说得没错。玛丽只是想离开公司，的确不知道离开公司后去干什么。十几年来，她积攒了一大笔钱，可一想到自己在这期间的付出，她心里就感到不悦。十几年

来，除了工作，她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其他记忆。这期间她也有过两次萍水相逢的失败恋情——那是她在工作中遇到的两个男人，她连想也没想便和他们建立了关系。因为她知道如果不那样做，自己就再也没有其他机会，尽管从一开始她就知道那两个人并不适合她。

罗杰大声嚷嚷着趴到了会议桌上。“我提议大家干一杯！”

哈罗德由于被别人抢了风头而显得有些气恼。

“为十几年来一直是我好友的这位女性干杯，”罗杰说着举起酒杯，“玛丽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可她决不会跟你上床。”一名债券商冷不丁冒了一句，大家都笑了。罗杰多年来一直迷恋着玛丽，大家有目共睹。

“住嘴，丑八怪！”罗杰吼叫起来，“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噢，对，为玛丽干杯，她不仅是个天才——”

“你也太肉麻了。”希拉表示异议，又把大家惹笑了。

“同时她也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优雅、最善良、最值得信赖的人——”

“可她还是不会和你上床！”那位债券商又来了一句，屋里哄堂大笑。

“我还想说一句，”罗杰把酒杯高高举起继续说道，“在投资业务方面，玛丽·斯科特可是掌握了一套绝活儿。”

听到这儿，男人们都大叫起来，而女人们有的表示不满，有的则面无表情，一声不吭，她们对这种情形已司空见惯。

“说真的，”罗杰转身看着玛丽说，“我祝愿你的新生活充满欢乐，也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你在凯拉赫公司的朋友们，我们爱你，也会想念你——永远。”

他真诚的讲话非常感人，“是啊，是啊。”在场的人随声

非常夏日

附和着，玛丽感动得喉头有些发紧了。

“对不起，斯科特小姐出来一下好吗？”公司的接待员在门外招呼道。“真不好意思打扰你，可汉娜要见你。”

“汉娜？”站在会议桌上的罗杰应声道，“谁是汉娜？”

“清洁女工。”接待员说。

“你和清洁工是朋友，玛丽？”希拉问道。

“是的，没错。”玛丽边说边出了会议室。外面是会客室，汉娜穿着出门时穿的服装等在门外，玛丽差点没认出她来。玛丽刚把会议室的门关上，汉娜就猛地扑到了她身上，差点把穿着高跟鞋的玛丽撞倒。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汉娜伏在她肩头哭了起来。

“好了，好了，别哭，汉娜，”玛丽一边哄着她，一边拍着她的后背，“我只不过帮你解决了一点困难，”她细声细气地说。“你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孩子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听到她的话，清洁女工又一次放声大哭，随后又紧紧抱着玛丽不住地抽泣。

汉娜的丈夫死于波黑战争，给她留下了两个孩子。本地一家教堂帮助她来到美国，并给她找了一套两居室公寓以及这份清洁工作。惟一令人头疼的是，汉娜所住街区的公立中学在芝加哥是最糟糕的，她的孩子常被人打，而在孩子们幼小的记忆中已经见过和经历过太多的不幸了。长话短说吧，上周的一个深夜，伤心欲绝的汉娜在大街上向行人哭诉。玛丽听到这件事后便费尽周折帮助她。玛丽昨天去一所较好的教区附属学校为孩子们交纳了今后几年的学费，星期一孩子们就可以正式入学了。

这不是她应该做的吗？自己没有孩子，父母和兄弟们都很有钱。她为孩子们带来了新的开始，并以此来庆祝自己的新生活，这有什么不好呢？

会议室的门开了，露出了希拉好奇的目光。“玛丽正在外面和清洁女工拥抱呢。”她大声说道。

玛丽后退了一步并用目光向汉娜示意，她最不愿意让公司里的人知道她做了这件事。那些腰缠万贯的合伙人会因为她“开这种先例”而对她恨之入骨。他们认为，这类波斯尼亚难民身份的清洁妇不属于有组织慈善救助的范围，甚至连减免税的待遇都不能享受。

“汉娜只是顺路来和我道别。”玛丽向希拉解释道。

“是的，我会想念你的。”汉娜擦去眼泪庄重地说。

奇怪的是，希拉似乎软了下来。“为什么不让她进来吃些点心呢，玛丽？再让她带些三明治回家，免得浪费了。”

于是，清洁女工汉娜便加入到送别聚会的人群中，她那感激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玛丽，这使这位即将退休的投资银行家真想大哭一场。

是啊，生活本来是十分美好的。

聚会一结束，那位心灵感应专家请玛丽留下来。

“你将要遭遇一次巨大的危险，”他对她说，“与水有关，很多很多的水。”

“噢，这样一来密执安湖就不会发洪水了，是吗？”她满不在乎地打趣道。

他很耐心地望着她。“不，不是那么回事。”他微笑着说，“我感觉到了大海，一片汪洋，一望无际的白色沙滩，还有树木。”他停了片刻。“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我正打算去夏威夷。”她承认道。

专家点点头，仍然显得有些怀疑，好像那并非是他见到的地方，但又不想进一步为难她。“我还感觉到了一次新的爱情，真正的爱，伟大的爱。”专家直视着她的双眼，“真

非常夏日

的，我感知到了一个值得你一生相爱的男人。”

玛丽对自己很恼火，因为听到这段话后她的心跳开始加速。

“他还没有结婚。”专家的微笑有些收敛，“他经历过巨大的痛苦——是某种悲剧。”接着他突然瞟了她一眼，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脑袋轻轻地点动着，“你会马上从事一种新的职业吗？”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会的，很快。”随后他又显得有些拿不定主意，“我看到了巨大的财富，但那不属于你。接着我看到了——”他打着手势，似乎在为自己的不着边际而致歉，“我看到了孩子，你的孩子，在路的另一端，你的丈夫和孩子们。”

玛丽忍不住露出了微笑。关于孩子的想法让她感到很惬意。

可是专家的表情此刻又发生了变化。

“出了什么问题吗？”玛丽问。

他显得心神不安起来，而且是极度的不安。“危险降临了，是人身威胁。受到伤害的——是你，还有其他人。这种危险和你将要参与的新工作有关。”

“可是，既然你看到了我的孩子们，”玛丽说道，“那就说明我还不至于马上死掉，对不对？”

他仔细审视着她。“你开始新的工作后一定要格外当心，注意保护自己。”

过了片刻，玛丽问：“确切地讲，你感知到了什么？”见他有些犹豫，她提醒道，“你在给我算命，我希望知道。”

她看得出来，他正在进行思想斗争。

“告诉我吧，”她又一次恳求道，“是什么？”

“谋杀。”

第1章●一见钟情



恐怕所有的城镇、人群和生活方式都不能与长岛的东汉普顿相提并论。

玛丽·斯科特在霍夫曼庄园看门人的独幢小屋里，已经住了将近一个月。她的卧室很小，但舒适可人，墙上贴着淡粉色壁纸，室内有许多木质装饰，一张双人床、一张梳妆台、一把蒙着布套的扶手椅，布套与窗帘一样，是粉、绿、白相间的颜色。另一间卧室面积更小一些，改用做了办公室，摆放着电脑桌、文件柜、复印机，最让人感兴趣的是：还有一台碎纸机。

小屋的厨房明亮怡人，一张早餐台将它与起居室隔开。

起居室用蓝白图案的花布装饰，沙发前有一张咖啡桌，上面放着一瓶花，每周更换一次。房间尽头那面墙壁上的壁炉带有铜制的炭围，壁炉的上方挂着一幅美丽的海景画。房屋的两侧各有两扇小窗，沿墙摆放着几个直抵天花板的白色书柜，里面摆满了伊迪丝·沃顿、亨利·詹姆斯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名著以及各种各样的小说和非小说作品。报刊架上放着各种时髦的杂志。

每个周日早晨都会有一份《华尔街日报》送到她门前，而《纽约时报》则是一周七天从不间断。

这就是东汉普顿那些有钱人家的客人通常能够享受到的

非常夏日

待遇。

玛丽曾经不加掩饰地表示，自己不一定会喜欢这个避暑小镇。就她的品位而言，这里未免过于时尚化，带有过多的好莱坞味道和炫耀的气息。最近十几年，东汉普顿被称为东海岸的好莱坞，而玛丽对那个过于奢华的城市并不怎么感兴趣。

但玛丽的看法错了。东汉普顿的地理位置在地球上可以说处在最佳的位置，上帝恩赐了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白色的沙滩沿着动人心魄的太平洋海岸伸展开去；草木茂盛的小山、河谷和森林连绵起伏；偶尔被一处畜栏和马厩断开的大片农田望不到头；变幻莫测的天气，从万里蓝天、骄阳似火到急风暴雨、昏天黑地，让人难以预料。

玛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客人，真正的客人都住在山坡上的客房里。玛丽和这家人有亲戚关系，她是为了帮助父母和这座庄园的女主人才到这里来的。在她的要求下，她住进了这个与主人和客人的房子都不相连的地方。

不过，玛丽今晚将以贵宾的身份出场。女主人终于从洛杉矶赶来主持这个“季节”的社交晚会。不管玛丽是否情愿，主人希望她参加在“大房子”里举行的社交晚宴（没错，“大房子”，人们就是这样称呼主人住的那幢房子的）。今晚是本年度暑期第一次在“大房子”里举行晚宴。晚会是非正式的，只邀请了霍夫曼家最亲密的朋友。

玛丽屋里的电话响起来，她拿起卧室的分机。

“玛丽，亲爱的——”电话是女主人南希·霍夫曼打来的，她是玛丽的教母，“我只想问问你还缺什么东西。”

玛丽看了看表，笑起来。“你是说，已经过了五分钟，我为什么还没到场？”

电话听筒里响起了南方美人惯有的那种低沉笑声。